

后宫

甄嬛传 ①

流潋紫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流潋紫古典完美主义巅峰
后宫小说的无上之作



后宫



甄嬛传



1

流潋紫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宫·甄嬛传. 1 / 流澈紫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339-4152-9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11768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监制 孟 祎
产品经理 张馨月
特约编辑 王 晶

后宫·甄嬛传. 1

流澈紫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980mm 1/16

字数 280千字

印张 17

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152-9

定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虽是红颜如花

——写给我的《后宫·甄嬛传》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是一部男人的历史，所谓的帝王将相。而他们身后的女人，只是一群寂寞而黯淡的影子。寥寥可数的，或贤德，或狠毒，好与坏都到了极点。而更多的后宫女子残留在发黄的史书上的，唯有一个冷冰冰的姓氏或封号。她们一生的故事就湮没在每一个王朝的烟尘里了。

我写这个架空历史的故事，是凭自己的一点臆想，来写我心目中的后宫，后宫中那群如花的女子。她们或许有显赫的家世，或许有绝美的容颜、机巧的智慧。她们为了争夺爱情、争夺荣华富贵、争夺一个或许并不值得的男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将青春和美好都虚耗在了这场永无止境的斗争中。虽是红颜如花，却暗藏凶险。

后宫的红墙里，没有绝对的善与恶、爱与恨，活着，并且活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想写其中的主角有多好或是多坏。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无尽的悲哀里的身影。但是无论她们的斗争怎样惨烈，对于美好，都是心有企望和希冀的吧。

对于甄嬛、眉庄、陵容或是柔则与宜修，不要太在意她们的命运，更多的时

候，她们是我们探寻自己心中的后宫的引导者，单纯与狠毒，都是任何时代的女子身上的一点影子吧。而文中的男子，粗鄙或光辉，皆是她们的陪衬，似太阳后头一点月亮的影。

后宫，那是女子生存挣扎的世界。

我笔下的甄嬛，对爱有期望，并且有的时候软弱且小心眼儿。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因为在宫廷里企求奢侈的爱，又总是顾念太多，所以总是过得比较辛苦。

因为不完美，才更亲切吧。

目录

※ 序 虽是红颜如花 001

※ 第一章 云意春深 001

※ 第二章 归来何定 009

※ 第三章 棠梨合心 019

※ 第四章 华妃世兰 028

※ 第五章 倚梅雪夜 040

※ 第六章 妙音娘子 052

※ 第七章 花签 065

※ 第八章 杏 074

※ 第九章 棠梨莞嫔 080

※ 第十章 新承恩泽时 093

※ 第十一章 椒房 100

※ 第十二章 同膳 108

※ 第十三章 嬛嬛 115

※ 第十四章 池鱼 124

※ 第十五章 杀机初现(上) 133

后宫

※ 甄嬛传

①

※ 第十六章	杀机初现(下)	142
※ 第十七章	惊梦	149
※ 第十八章	丽贵嫔	156
※ 第十九章	初胜	163
※ 第二十章	清河王	170
※ 第二十一章	谗言	177
※ 第二十二章	闻喜	182
※ 第二十三章	惊鸿(上)	191
※ 第二十四章	惊鸿(下)	199
※ 第二十五章	静日玉生烟	210
※ 第二十六章	菰生凉	217
※ 第二十七章	榴花	224
※ 第二十八章	寒鸦(上)	236
※ 第二十九章	寒鸦(下)	246
※ 第三十章	夕颜	256

※ 后宫品级次序表

265

第一章 云意春深

我初进宫的那一天，是个非常晴朗的日子。乾元十二年农历八月二十，黄道吉日。站在紫奥城空旷的院落里可以看见无比晴好的天空，澄澄的如一汪碧玉，没有一丝云彩，偶尔有大雁成群结队地飞过。

鸿雁高飞，据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兆。

毓祥门外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无数专送秀女的马车，所有的人都鸦雀无声，保持着异常的沉默。我和来自各地的秀女站在一起，黑压压一群人，端的是绿肥红瘦，嫩脸修蛾，脂粉香扑鼻。很少有人说话，只专心照看自己的脂粉衣裳是否周全，或是好奇地偷眼观察近旁的秀女。

选秀是每个官家少女的命运，每三年一选，经过层层选拔，将才貌双全的未婚女子选入皇宫，充实后庭。

这场选秀对我的意义并不大，我只不过来转一圈充个数便回去。爹爹说，我们的女儿娇纵惯了，怎受得了宫廷约束。罢了罢了，平平安安嫁个好郎君也就是了。

娘总说，像我女儿这般容貌家世，更不消说人品才学，一定要挑最好的郎君。我也一直是这样想的，我甄嬛一定要嫁这世间最好的男儿，和他结成连理，

平平安安白首到老，便是幸福了。我不能轻易辜负了自己。

皇帝虽坐拥天下，却未必是我心中认可的最好的男儿。至少，他不能专心待我。

因而，我并不细心打扮。脸上薄施粉黛，一身浅绿色挑丝双窠云雁的宫装，合着规矩裁制的，并无半分出挑，也不小气。头上斜簪一朵新摘的玉芙蓉，除此之外只用一支碧玉七宝玲珑簪，缀下细细的银丝串珠流苏，略略自矜身份，以显并非一般的小家碧玉，可以轻易小瞧了去。

如此不肯多费心力，我只需等着皇上“撻牌子”，让我落选。

选看秀女的地点在紫奥城内长春宫的正殿——云意殿。秀女分成六人一组，由太监引着进去被选看，其余的则在长春宫的东西暖阁等候。选看很简单，朝皇上皇后叩头，然后站着听候吩咐，皇上或者问哪个人几句话，或者问也不问，谢了恩便可。然后由皇上决定是“撻牌子”还是“留用”。“撻牌子”就是淘汰了，“留用”则是被选中，暂居本家，选吉日即可入宫为妃嫔。

皇上早已大婚，也颇多内宠。这次选秀，不过是广选妃嫔充实掖庭，为皇上绵延子嗣。

满满一屋子秀女，与我相熟的只有济州都督沈自山的女儿沈眉庄。我家府第与她京中外祖府上比邻而居，我和她更是自小一起长大，情谊非寻常可比。她远远看见我便笑了，走过来执我的手，面含喜色关切道：“嬛儿，你在这里我就放心了。上次听外祖母说妹妹受了风寒，可太好了？”

我依依起身，道：“不过是咳嗽了两声，早就好了。劳姐姐费心。路上颠簸，姐姐可受了风尘之苦？”

她点点头，细细看我两眼，微笑着说：“在京里休息了两日，已经好得多。妹妹今日打扮得好素净，益发显得姿容出众，卓尔不群。”

我脸上绯红，害羞道：“姐姐不是美人么？这样说岂不是要羞煞我。”

她含笑不语，用手指轻刮我脸颊。我这才仔细看她，一身玫瑰紫缠枝菊纹上衣，月白色百褶如意月裙，如漆乌发梳成一个反绾髻，髻边插一支累丝金凤，额上贴一朵镶金花钿，耳上的红宝耳坠摇曳生光，气度雍容沉静。

我含了笑，不禁赞叹：“几日不见，姐姐出落得越发标致了。皇上看见必定过目不忘。”

眉庄手指按唇上示意我噤声，小声说：“谨言慎行！今届秀女佼佼者甚多，

姐姐姿色不过尔尔，未必就能中选。”

我自知失言，便不再说话，只和她絮絮一些家常。

只听见远处“咣啷”一声，有茶盏落地的声响。我和眉庄停了说话，抬头去看。只见一个穿墨绿缎服满头珠翠的女子一手拎着裙摆，一手猛力扯住另一名秀女，口中喝道：“你没长眼么？这样滚烫的茶水浇到我身上！想作死么？你是哪家的秀女？”

被扯住的秀女衣饰并不出众，长相却眉清目秀，楚楚动人，此时已瑟缩成一团，不知如何自处，只得垂下眉目，低声答道：“我叫安陵容。家父……家父……是……是……”

那秀女见她衣饰普通，早已不把她放在眼里，益发凶狠：“难道连父亲的官职也说不出么？”

安陵容被她逼得无法，脸皮紫涨，声细如蚊：“家父……松阳县县丞……安比槐。”

那秀女一扬脸，露出轻蔑的神色，哼道：“果然是小门小户的出身！这样不知礼数。”

旁边有人插嘴提醒安陵容：“你可知你得罪的这位是新涪司士参军的千金夏冬春。”

安陵容心中惶恐，只好躬身施礼，向夏冬春谢罪：“陵容刚才只是想到待会儿要面见圣驾，心中不安，所以一时失手将茶水洒在夏姐姐身上。陵容在这里向姐姐请罪，望姐姐原谅。”

夏冬春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皱眉道：“凭你也想见圣驾？真是异想天开！今日之事要作罢也可，你只需跪下向我叩头请罪。”

安陵容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眼泪在眼眶中滚来滚去，显得十分娇弱而无助，叫人萌生怜意。周遭的秀女无人肯为她劝一句夏冬春。谁都想到，皇上怎么会选一个县丞的女儿做妃嫔，而这个夏冬春，却有几分可能入选。势力悬殊，谁会愿意为一个小小县丞的女儿得罪司士参军的千金。眼见得安氏是一定要受这场羞辱了。

我心中瞧不起这样仗势欺人，不觉蹙了娥眉。眉庄见我如此，握住我的手小声叮咛：“千万不要徒惹是非。”

我哪里肯依，挣开她的手，排众上前，将安氏拉在身边，转而温言对夏冬春

道：“不过一件衣服罢了，夏姐姐莫要生气。妹妹带了替换的衣裳，姐姐到后厢换过即可。今日大选，姐姐这样吵闹怕是会惊动了圣驾，若是龙颜因此而震怒，又岂是你我姐妹可以承担的？况且，即便今日圣驾未惊，若是他日传到他人耳中，也会坏了姐姐贤德的名声。为了一件衣服因小失大，岂非得不偿失？望姐姐三思。”

夏冬春略微一想，神色不豫，但终究没有发作，“哼”一声便走。围观的秀女散开，我又对安氏一笑：“今日甄嬛在这里多嘴，安姐姐切莫见笑。嬛儿见姐姐孤身一人，可否过来与我和眉庄姐姐做伴，也好大家多多照应，不致心中惶恐、应对无措。”

安陵容满面感激之色，娇怯怯垂首谢道：“多谢姐姐出言相助。陵容虽然出身寒微，但今日之恩，没齿难忘。”

我笑道：“举手之劳而已，大家都是待选的姐妹，何苦这样计较。”她微微迟疑：“只是姐姐这样为我得罪他人，岂非自添烦恼。”

眉庄走上前来说：“这是皇宫禁内，你这样无法无天，叫我担心！”又对安氏笑言：“你看她这个胡闹的样子，哪里是一心想入选的呢？也不怕得罪人。”

我看一眼安氏的穿戴，衣裳簇新，显然是新做的，但衣料普通，显而易见是坊间的作料，失了考究。头面除了发上插两支没有镶宝的素银簪子和绒花点缀，手上一只成色普通的金镯子，再无其他配饰，在打扮得花团锦簇的秀女群中未免显得有点儿寒酸。

我微微蹙眉，看见墙角放着一盆开得正艳的秋海棠，随手从案上取一把剪子，“唰唰”剪下三枝簪在陵容鬓边，顿时增了她几分娇艳。又摘下耳上一对翠玉环替她戴上，道：“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姐姐衣饰普通，那些人以貌取人就会轻视姐姐。这对耳环就当今日相见之礼，希望能助姐姐成功入选。”

安氏感动，垂泪道：“劳姐姐破费，妹妹出身寒微，自然是要被‘撂牌子’的，反而辜负姐姐美意。”

眉庄安慰道：“从来英雄不问出身。妹妹自有动人之处，何必妄自菲薄。”

正说着，有太监过来传安陵容和另几位秀女进殿。我朝她微笑鼓励，这才和眉庄牵着手归位继续等待。

方坐下便有小宫女上来奉茶。我和眉庄各自从荷包里取碎银子赏她，那宫女

喜笑颜开地谢了下去。眉庄见宫女退下，方才忧道：“刚才好一张利嘴，也不怕得罪人，万一夏氏成了新晋的宫嫔呢。”

我端过茶碗，徐徐地吹散杯中热气，见四周无人注意我们，才闲闲道：“你关心我我岂有不知道的。只是姐姐细想想，皇上选秀，家世固然重要，但德言容功也是不可或缺的。夏冬春即便入宫，恐怕也不得善终，所以又何来得罪呢？”

眉庄点点头，含笑道：“你说的果然有几分道理，无怪你爹爹自小便对你另眼相看，赞你‘女中诸葛’。当然，安氏也的确可怜。”

我微笑说：“这是一层。以姐姐的家世、姿色，入选是意料中事。安氏虽然出身不好，但进退有礼、相貌楚楚，又别有一番风韵，入选的可能比夏冬春大些。妹妹无心入宫，万一安氏得选，姐姐在宫中也好多个照应。当然今朝佳丽甚多，安氏能否得选另当别论，也是嬛儿一番愚见罢了。”

眉庄动容，伸手握住我的手感叹：“嬛儿，多谢你这样为我费心。只是你如此美貌却无心进宫，若是落入寻常人家真是明珠暗投了。”

我不置可否，只淡淡一笑道：“人各有志。况且嬛儿愚钝，不惯宫中生活，只望姐姐能青云直上。”

今届应选秀女人数量众多，待轮到我和眉庄进殿面圣时，已是月上柳梢的黄昏时分。泰半秀女早已回去，只余寥寥十数人仍在暖阁焦急等候。殿内掌上了灯，自御座下到大殿门口齐齐两排河阳花烛，洋洋数百支，支支如手臂粗，烛中灌有沉香屑，火焰明亮，香气清郁。

我与眉庄和另四名秀女整衣肃容走了进去，听一旁引导内监的口令下跪行礼，然后一齐站起来，垂手站立一旁等待司礼内监唱名后一一出列参见。只听一年老的内监哑着尖细的嗓音一个一个喊道：

“江苏盐道邗简之女邗芳春，年十八。”

“苏州织造孙长合之妹孙妙清，年十七。”

“宣城知府傅书平之女傅小棠，年十三。”

我低着头，目不斜视地盯着地上，块块三尺见方的大青石砖拼贴无缝，中间光洁如镜，四周琢磨出四喜如意云纹图案。听着前几位秀女跪拜如仪，衣角裙边和满头珠翠首饰发出轻微的窸窣碰撞的声音。我好奇地瞥一眼旁边，有几名秀女已紧张得双手微微发抖，不由得内心暗笑。

我忍不住偷眼看宝座上的帝后。云意殿大而空阔，殿中墙壁栋梁与柱子皆饰以云彩花纹，意态多姿，斑斓绚丽，全无龙凤等宫中常用的花饰。赤金九龙金宝座上坐着的正是我大周朝第四代君主玄凌。那人头戴赤金冕冠，白玉珠十二旒，垂在面前，遮住龙颜，无法看清他神情样貌。只是体态微斜，微微露疲惫之色，想是看了一天的秀女已然眼花，听她们请安也只点头示意，没问什么话便挥了挥手让她们退下。可怜这些秀女紧张了一天，为了顾惜花容月貌连午饭也不敢吃，战战兢兢来参选，就这样被轻易撂了牌子。皇后坐在皇帝宝座右侧，珠冠凤裳，甚是宝相庄严，长得也是端庄秀丽，眉目和善，虽劳碌了一日已显疲态，犹自强坐着，气势丝毫不减。

“济州都督沈自山之女沈眉庄，年十六。”眉庄脱列而出，身姿轻盈，低头福了一福，声如莺啭：“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皇后，愿皇上万岁万福，皇后千岁吉祥。”

皇帝坐直身子，语气颇有兴趣地问道：“可曾念过什么书？”殿堂空阔，皇帝的声音夹着缥缈而空旷的回音，远远听来不太真实，嗡嗡地如在幻境。

眉庄依言温文有礼地答道：“臣女愚钝，甚少读书，只看过《女则》与《女训》，略识得几个字。”

皇帝“唔”一声道：“这两本书讲究女子的贤德，不错。”

皇后和颜悦色地附和：“女儿家多以针线女红为要，你能识几个字已是很好。”

眉庄闻言并不敢过于露出喜色，微微一笑答：“多谢皇上皇后赞赏。”

皇后语带笑音，吩咐司礼内监：“还不快把名字记下留用。”

眉庄退下，转身站到我身旁，舒出一口气与我相视一笑。眉庄大方得体，容貌出众，她入选是意料中事，我从不担心。

正想着，司礼内监已经唱到我的名字：“吏部侍郎甄远道之女甄嬛，年十五。”我上前两步，盈盈拜倒，垂首说：“臣女甄嬛参见皇上皇后，愿皇上万岁万福，皇后千岁吉祥。”

皇帝轻轻“哦”一声，问道：“甄嬛？是哪个‘嬛’？”

我低着头脱口而出：“蔡伸词：嬛嬛一袅楚宫腰。正是臣女闺名。”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实在糟糕，一时口快太露锋芒，把书上的话说了出来，恐怕已经引起皇帝注意，实在是违初衷。悔之悔之！

果然，皇帝抚掌笑道：“诗书倒是很通，甄远道很会教女。只是不知你是否当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我情知避不过，后悔刚才锋芒太露，现在也只能抬头，希望皇帝看过这么多南北佳丽，见我这么规规矩矩地打扮会不感兴趣。

皇后道：“走上前来。”说着微微侧目，旁边的内监立即会意，拿起一杯茶水泼在我面前。我不解其意，只得装作视若无睹，稳稳当当地踏着茶水走上前两步。

皇后含笑说：“很是端庄。”

只见皇帝抬手略微掀起垂在面前的十二旒白玉珠，愣了一愣，赞道：“柔桡嫋嫋，妩媚袅袅。你果然当得起这个名字。”

皇后随声说：“打扮得也很清丽，与刚才的沈氏正像是桃红柳绿，颇为得衬。”

我低低垂首，面上滚烫，想来已是红若流霞，只好默不作声。只觉得眼前尽是流金般的烛光隐隐摇曳，香气陶陶然，绵绵不绝地在鼻尖荡漾。

皇帝含笑点点头，吩咐司礼内监：“记下她名字留用。”

皇后转过头对皇帝笑道：“今日选的几位宫嫔都是绝色，既有精通诗书的，又有贤德温顺的，真是增添宫中祥和之气。”皇帝微微一笑却不答话。

我心中一沉，上面高高端坐的那个男子就是我日后所倚仗终身的夫君了？我躬身施了一礼，默默归列。见眉庄朝我粲然一笑，只好也报以一笑。我心中迷乱，不知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中选，无心再去理会别的。等这班秀女见驾完毕，按照预先引导内监教的，无论是否中选，都叩头谢了恩，然后随班鱼贯而出。

才出云意殿，听得身后“砰”的一声，转身去看，是刚才同列的秀女江苏盐道之女邳芳春。只见她面色惨白，额头上满是冷汗，已然晕厥过去，想必是没能“留用”以致伤心过度痰气上涌。

我叹了一口气说：“想留的没能留，不想留的却偏偏留下了。”说话间邳芳春已被殿门前服侍的内监宫女扶了开去。

眉庄扶一扶我发髻上将要滑落的花蓉，轻声说：“妹妹何必叹息，能进宫是福气，多少人巴不得的事。况且你我二人一同进宫，彼此也能多加照应。宣旨的内监已经去了，甄伯父必定欢喜。”

我用手指绞着裙上坠着的攒心梅花络子，只默默不语。半晌才低低地说：

“眉姐姐，我当真不是故意的。”

她扯住我衣袖，柔缓地说：“我明白。我早说过，以你的才貌凭一己之力是避不过的。”她顿了一顿，收敛笑容凝声说，“何况以你我的资质，难道真要委身于那些碌碌之徒？”

眉庄正劝慰我，有年长的宫女提着风灯上来引我们出宫。宫女面上堆满笑容，向我们福了一福说：“恭喜两位小主得选宫嫔之喜。”我和眉庄矜持一笑，拿了银子赏她，搀着手慢慢往毓祥门外走。

毓祥门外等候的马车只剩下零星几辆，马车前悬挂的玻璃风灯在风里一摇一晃，像是身不由己一般。等候在车上的是我的近身侍婢流朱和浣碧，远远见我们来了，赶紧携了披风跳下马车过来迎接。浣碧扶住我手臂，柔声说：“小姐劳累了。”流朱把锦缎披风搭在我身上系好。

眉庄被自家的婢女采月扶上车，驶到我的车旁，掀起帘子，关切地说：“教引姑姑不几日就要到你我府中教导宫中礼仪，在圣旨下来正式进宫以前你我姐妹暂时不能见面了，妹妹好好保重。”

我点了点头，流朱与浣碧一同扶我上车。车下的宫女毕恭毕敬地垂手侍立，口中恭谨地说：“恭送两位小主。”

我掀开帘子回头深深看了一眼，暮色渐起的天空半是如滴了墨汁一般透出黑意，半是幻紫流金的彩霞，如铺开了长长一条七彩织锦。这样幻彩迷蒙下殿宇深广金碧辉煌的紫奥城有一种说不出的慑人气势，让我印象深刻。

第二章 归来何定

车还没到侍郎府门前，已经遥遥地听见鼓乐声和鞭炮噼里啪啦作响的声音。流朱帮我掀开车帘，红色的灯笼映得一条街煌煌如在梦中。远远地看见阖家大小全立在大门前等候，我眼中一热，眼眶中直要落下泪来，但在人前只能死命忍住。

见我的马车驶过来，家中的婢女早早迎了过来伸手搀扶。爹爹和娘的表情不知是喜是悲，面上笑若春风，眼中含着泪。我刚想扑进娘怀里，只见所有人齐齐地跪了下来。爹爹恭恭敬敬地喊：“臣甄远道连同家眷参见小主。”

我立时愣在当地，这才想起我已是皇上钦选的宫嫔，只等这两日颁下圣旨确定名分品级。一日之间我的世界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心中悲苦，忍不住落泪，伸手去搀扶爹娘。

爹爹连忙摆手：“小主不可。这可不合规矩。”浣碧连忙递过一条丝帕，我拭去泪痕，极力保持语气平和，说：“起来吧。”

众人方才起来众星拱月般地将我迎了进去。当下只余我们一家人开了一桌家宴，爹爹才要把我让到上座。

我登时跪下泫然道：“女儿不孝，已经不能承欢膝下奉养爹娘，还要爹娘这般谨遵规矩，心中实在不安。”

爹娘连忙过来扶我，我跪着不动，继续说：“请爹娘听女儿说完。女儿虽已是皇家的人，但孝礼不可废。请爹娘准许女儿在进宫前仍以礼侍奉，要不然女儿宁愿长跪不起。”

娘已经泪如雨下，爹爹点点头，含泪说：“好，好！我甄远道果然没白生这个孝顺女儿。”这才示意我的两个妹妹玉姚和玉娆将我扶起，依次坐下吃饭。

我心烦意乱，加上劳碌了一天，终究没什么胃口。便早早向爹娘道了安回房中休息。

流朱与浣碧一早收拾好了床铺。我虽然疲累，却是睡意全无。正欲卸了妆容，爹亲自端了一碗冰糖燕窝羹来看我。

爹唤我一句“嬛儿”，眼中已噙满泪水。我坐在爹身边，终于枕着爹的手臂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爹唤我：“我儿，爹这么晚来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你虽说才十五岁，可自小主意大。七岁的时候就嫌自己的名字‘玉嬛’不好，嫌那‘玉’字寻常女儿家都有，俗气，硬生生不要了。长大后，爹爹也是事事由着你。如今要进宫侍驾，可由不得自己的性子来了。凡事必须瞻前顾后，小心谨慎，和眉庄一般沉稳。”

我点点头，答应道：“女儿知道，凡事自会讲求分寸，循规蹈矩。”

爹爹长叹一声：“本不想你进宫，只是事无可避，也只得如此了。历代后宫都是是非之地，况且今日云意殿选秀皇上已对你颇多关注，想来今后必多是非，一定要善自小心，保全自己。”

我忍着泪安慰爹爹：“您不是一直说女儿是‘女中诸葛’，聪明过人么？爹爹放心就是。”

爹爹满面忧色，忧声说：“要在后宫之中生存下去的人哪个不是聪明的？爹爹正是担心你容貌绝色，才艺两全，尚未进宫已惹皇上注目，不免会遭后宫之人嫉妒暗算。你若再以才智相斗，恐怕徒然害了自身。切记若无万全把握获得恩宠，一定要收敛锋芒，韬光养晦。爹爹不求你争得荣华富贵，但求我的掌上明珠能平安终老。”

我郑重其事地看着爹爹的眼睛，一字一顿道：“女儿也不求能获得圣上宠眷，但求无波无浪在宫中了此一生，保住甄氏满门和自身性命即可。”

爹爹眼中满是慈爱之色，疼惜地说：“可惜你才小小年纪，就要去这后宫之中经受苦楚，爹爹实在是于心不忍。”